

浮

邱

子

浮邱子卷之二

益陽湯鵬海秋著

白術上

浮邱子曰君子將溫溫然與人親邪抑恍恍然與人畏邪將坦坦然與人知邪抑儻儻然與人疑邪可親者厥利九可畏者厥害九可知者厥利十可疑者厥害十厥利九云何君子可親則有我近物之利則有物近我之利則有我成物之利則有物成我之利則有去壅從通之利則有貢直郅諛之利則有化貳爲誠之利則有收異於同之利則有原始要終之利我近物此君子畧崇高詳視聽也物近我此君子服臣僚乎兆庶也我成物此君子施仁義究體用也物成我此君子采葑菲詢芻蕘也去壅從通此君子弗用曖昧之事愚己也貢直郅諛此君子弗用神聖之名聾人也化貳爲誠此君子弗厲聲色而反側銷也收異於同此君子弗膠血氣而流行遊也原始要終此君子弗虧名實而神骨完

一也畧崇高詳視聽疇其遁逃明鑒以欺之服臣僚乎兆庶疇其造作
非分以撓之施仁義究體用疇其獻私智雄計以小之采葑菲詢芻蕘
疇其秘情故事實以外之弗用曖昧之事愚己疇其揣所便以餌之弗
用神聖之名聾人疇其縱所矜以說之弗厲聲色而反側銷疇其包藏
禍心以固之弗膠血氣而流行邀疇其蠹蝕皇風以薄之弗虧名實而
神骨完一疇其抵巇以弛易齟差之故曰可親者厥利九詩曰兕觥其
觶旨酒斯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又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
民之攸壜是則親之爲利也與厥害九云何君子可畏則有我弗近物
之害則有物弗近我之害則有我弗成物之害則有物弗成我之害則
有阻通成壅之害則有招諛伏直之害則有激誠使貳之害則有遏同
於异之害則有斷終反始之害我弗近物其崇高弗畧視聽弗詳也物
弗近我其臣僚弗服兆庶弗孚也我弗成物其仁義弗施體用弗究也

物弗成我其葑非弗采芻蕘弗詢也阻遁成壅用曖昧之事愚己也招
諛伏直用神聖之名聾人也激誠使貳厲聲色而反側生也遏同於異
膠血氣而流行斷也斷終反始虧名實而神骨弗完一也崇高弗畧視
聽弗詳疇不遁逃明鑒以欺之臣僚弗服兆庶弗詳疇不造作非分以
撓之仁義弗施體用弗究疇不獻私智熾計以小之葑非弗采芻蕘弗
詢疇不秘情故事實以外之用曖昧之事愚己疇不揣所便以餌之用
神聖之名聾人疇不縱所矜以說之厲聲色而反側生疇不包藏禍心
以固之膠血氣而流行斷疇不蠹蝕皇風以薄之虧名實而神骨弗完
一疇不抵其巖以弛易謁差之故曰可畏者厥害九詩曰憂心如惓不
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又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
齒矜是則畏之爲害也與厥利十云何君子可知則有言語明日之利
則有血誠屈注之利則有名物整齊之利則有威令信必之利則有愚

不矜亂之利則有智不徼倖之利則有淺不剽竊之利則有深不誕藏之利則有柔不阿比之利則有剛不抵塞之利言語明白此君子是非好醜同以人也血誠屈注此君子緩急非常印以天也名物整齊此君子引繩墨切事情也威令信必此君子樹憲典割私曲也愚不矜亂此君子使人誦其所從也智不徼倖此君子使人誦其所主也淺不剽竊此君子使人誦其所發也深不誕藏此君子使人誦其所蓄也柔不阿比此君子使人誦其所下也剛不抵塞此君子使人誦其所尚也是非好醜同以人故上下相與而氣燄平緩急非常印以天故吉凶相感而忠愛溢引繩墨切事情故去蕪雜以成列樹憲典割私曲故大公正以成名使人誦其所從故順使人誦其所主故恭使人誦其所發故中使人誦其所蓄故安使人誦其所下故惕使人誦其所尚故奮故曰可知者厥利十詩曰頌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又曰明明天

予今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是則知之爲利也與厥害十云何君子可疑則有言語枝葉之害則有血誠匱散之害則有名物錯繆之害則有威令貳參之害則有愚者矇亂之害則有智者微倖之害則有淺者剽竊之害則有深者誕藏之害言語枝葉其是非好醜弗同以人也血誠匱散其緩急非常弗印以天也名物錯繆其繩墨斷事情壞也威令貳參其憲典沈私曲勝也愚者矇亂弗謂其所從而從之也智者微倖弗謂其所主而主之也淺者剽竊弗謂其所發而發之也深者誕藏弗謂其所蓄而蓄之也柔者阿比弗謂其所下而下之也剛者抵塞弗謂其所尙而尙之也是非好醜弗同以人故上下相高而氣篋作緩急非常弗印以天故吉凶相背而忠愛微繩墨斷事情壞故狂舉不可以成列憲典沈私曲勝故鄙心不可以成名弗謂其所從而從之故逆弗謂其所主而主之故翫弗謂其所發而發之故譟弗謂其所蓄而蓄之

故離弗謂其所下而下之故賤弗謂其所尙而尙之故左故曰可疑者
厥害十詩曰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少于天又曰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是則疑之爲害也與是故古今得失之
林君相賢愚之概與人親罔不昌與人畏罔不殃與人知罔不常與人
疑罔不荒是故秦皇兼并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又其俗多忌諱
之禁士皆柑口而不敢言然而卒爲天下笑可若何漢高仁而愛人喜
施意豁如也常有大量此其所由賢於秦皇也隋煬性猜忌對羣臣多
不語然而卒蹈江都之禍可若何唐太宗勇於從諫溫於接下屢敕有
司凡詔敕未便者咸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此其所由賢於隋煬也
原秦皇之所由短祚隋煬之所由嚴德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
原漢高之所由駐亂太宗之所由致治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
是故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闕其際好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排抑勝

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以張其執。然而身死未葬。追削其爵。剖其棺。可若何。張九齡不爲林甫所容。然上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舉九齡風度以爲模楷。此其所由賢於林甫也。王安石躁迫彊戾。眾不能諄。然而羣奸嗣虐。宋室微矣。可若何。司馬光不爲安石所予。然其平生無不可對人言。誠心自然。天下以爲眞宰相。此其所由賢於安石也。原林甫之所由毒世。安石之所由僨國。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原九齡之所由足式光之所由有譽。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是故猛虎咆哮羣獸不附。麒麟在陋。嘉德可風。一鷺而一馴也。山谷多翳鬼。彪攫人康莊。踰達方軌。並進一閭而一顯也。是故知者親之。的疑者畏之。影疑積成。畏畏積成。苗畱積成。梗則水潦旱乾之。所以洊至。奸宄寇賊之所。以生心。此道行無所往而不爲害也。知積成親。親積成和。和積成安。則山川鬼神之所以靈爽。日月風雲之所以成象。此道行無所往而不爲

利也易曰美在其中而粲於四支發於事業禮曰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是故匪譽匪發不足爲美人疵其表我觀其裏匪盛匪厚不可以章小人所謠君子所傷

白術下

浮邱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夫明明德則與人疑之反矣親民則與人畏之反矣是故所貴乎君者毋造作太平毋高天下以名稱毋福中毋塞羣情毋爲德不終毋使天下文義風議興禍爲鄰夫然后毋與人畏毋與人疑其可也所貴乎相者毋居高而不可以羣毋排其所不說者以爲能毋執己見而氣不馴毋取倭辭順指滑其聽聞毋誇仇塞塗而駭其神毋倚仗煩密據縱詭變不可紀經夫然后毋與人畏毋與人疑其可也是何也君造作太平則晏罷晨興無實事晏罷晨興無實事則惠浸萌生信及翔泳皆浮譽惠浸萌生信及翔泳皆浮譽而

姑利其譽之浮以說其耳且閃鑠其事之實以藏其身則自欺以欺天下自欺以欺天下則久假而惡知其非有久假而惡知其非有則內盲妄而外潰爛內盲妄則形爲汎剝橋蹇外潰爛則亟欲彌縫補苴形爲汎剝橋蹇則體不重亟欲彌縫補苴則用不詳體不重用不詳則頭尾參錯頭尾參錯則手足顛頓手足顛頓則終於筋弛脈散而亡能爲是故堯咨四岳而不諱言九年之水湯責六事而不粉飾七年之旱盤庚播遷無伏攸麓秦繆沮喪尙詢黃髮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秦二世惡聞盜賊而行恣睢督責之術宋明帝好事鬼神而厭禍敗凶喪之語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君高天下以名稱則爲諛頌之招爲諛頌之招則豪傑闊疎而犯忌諱者羣所嘩豪傑闊疎而犯忌諱者羣所嘩則亡理道而擅嫵媚者不可止亡理道而擅嫵媚者不可止則下慣乎而上慣受下慣乎則臣飾庫上慣受則主德驕庫者之伎有窮

驕者之狀無厭則亟意將順而恐不工亟意將順而恐不工則百工必
有一拙百工必有一拙則百不足以喜而一足以怒百不足以喜而一
足以怒則上太易而下太難上太易則蔑視廷臣亡當吾意下太難則
必變其諛頌而生寇讎其君之心是故箕子陳洪範而武王不怒其呼
之曰汝召康公歌卷阿而成王不罪其呼之曰爾漢光武詔上書不得
言聖唐高祖對羣臣每自稱名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秦符生
自嫌眇目於是凡言殘缺少無則有刑周宣帝自號天元於是凡稱天
高上大則有禁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君福中則不能開誠布
公匿瑕含垢不能開誠布公則好蓄己之情故事實不能匿瑕含垢則
好繩人而求其盡好蓄己之情故事實則恐其稍出於包藏掩覆之外
好繩人而求其盡則又恐其情故事實不入吾焰燭掎撻之中天下之
人之情故事實而必其盡入吾焰燭掎撻之中則騁臆度而工計數騁

臆度而工計數則智己而好愚人智己而好愚人則內己而好外人內
己而好外人則不使人聞其動止起訖不使人聞其動止起訖而人俞
欲聞之而己俞欲操切之則傳聞漏泄有誅傳聞漏泄有誅則描摹態
度而冒簡易縝密者有賞描摹態度而冒簡易縝密者有賞則君臣上
下左右小大相鬼君臣上下相鬼則故淺之而故深之左右小大相鬼
則故非之而故是之故淺故深故非故是則言不昌而行不實言不昌
則成晦昧行不實則成滲漏晦昧日甚一日滲漏日多一日則國事枝
離蠹蝕而不可理是故漢高祖豁達大度光武亦恢廓大度唐高祖志
畧安遠不存苛細太宗亦心術豁然不有疑阻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
而已矣衛嗣君好察微隱賜縣令之席令大驚以爲神詰關市之金關
市大恐秦始皇爲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所行幸有言其處
者死孫皓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每宴罷各奏羣臣闕失因剝皮鑿面

以爲罰桓玄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繆必加糾摘以示聰
明宋文帝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竟夕嘗秉燭繞壁間行慮有竊聽者
齊明帝簡於出入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云北與人畏
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君塞羣情則不能與天下爲一體之事不能與
天下爲一體之事則天下澹其爲君之心天下澹其爲君之心則骨亦
以之折情亦以之隱骨折而情隱則不能作天下敢言之氣不能作天
下敢言之氣則忠謀石畫靈機亟智不聞忠謀石畫不聞則下長優而
上長劣靈機亟智不聞則下長憂而上長泰旣限於材之劣又席於勢
之泰則耳目隘而心理枯耳目隘而心理枯則政刑繆而民物焦政刑
繆而民物焦則鬱爲緩亟非常之變鬱爲緩亟非常之變則悔與愎交
戰於胸中悔與愎交戰於胸中則悔必不可以勝愎悔不可以勝愎則
自功其敗而不罪己自功其敗而不罪己則自聖其愚而不求人自聖

其愚而不求人則拒諫飾非以終其身拒諫飾非以終其身則無窮而思轉之一口無窮而思轉之一日則實社稷淪亡於不顧是故舜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禹懸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士衛武公箴儆於國漢文帝止聲受言唐太宗詔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武宗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宋太宗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仁宗除越職言事之禁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秦桀偶語漢誅腹非趙王虎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唐代宗佞奸臣之請論諸司奏事先白長官宰相定其可禿德宗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宋高后幾爲大臣所蒙詔百官言闕失先設六事於詔語中以明其罰徽宗能求直言理宗嚴中外上書之禁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君爲德不終則口吐軟語而懷二三口吐軟語而懷二三則好存彼此而立異同好存彼此而立異同則苛求短長而察隱現苛求短長而察隱現則薄惡細故

不能情恕理遺薄惡細故不能情恕理遺則以天子而芥蒂臣下以天子而芥蒂臣下則不光曰不光曰則不肫摯不肫摯則猜生蠱而怒生慘猜生蠱則尅核太至怒生慘則彊系自遂彊系自遂則有克儼尅核太至則無隆情有克儼則忠直勤勞者折無隆情則親戚耆老者捐忠直勤勞者折親戚耆老者捐則臣下棘心蘭足咸不自保是故齊桓公不以射鉤棄管夷吾晉文公不以斬祛拒寺人披唐代宗不以兒女口角忌郭子儀宋太祖不以微時受傷罪蘆遵誦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漢景帝惡尙席取箸下周亞夫於獄唐太宗輕信讞訴路所撰魏徵碑宋英宗傳會異議罷三司使蔡襄明太祖疑談洋地有王氣奪劉基祿與人長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君使天下文義風議與禍爲鄰則儒雅聞而自傷儒雅聞而自傷則辨天人談古今者不吐其奇辨天人談古今者不吐其奇則競進浮華無用之文競進浮華無用之文雖

篇牘盈千累萬而不關於吾道之出人離合不切於當世之是非善敗
不切於當世之是非善敗則聞者不怒不關於吾道之出入離合則讀
者不駭聞者不怒則與爲掄揚而美名可得讀者不駭則與爲提攜而
厚精可得美名厚精可得則趣時者樂引以爲式趣時者樂引以爲式
則讀書論事而輸忠款善發揮者適犯左右侍從貴戚大臣之所不然則
讀書論事而輸忠款善發揮者適犯左右侍從貴戚大臣之所不然則
必查意撓阻百端譖怨查意撓阻則主計亂百端譖怨則主聽偏計亂
聽偏則不能捨貴從賤捨親從疏不能捨貴從賤捨戚從疏則不能捨
衰從正捨智從治不能捨衰從正則人材不可復特不能捨智從治則
國脈不可復昌是故白居易作新樂府鋪陳時事而唐憲宗召入翰林
鄭俠繪流民圖指斥新法而宋神宗宣示輔臣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
而已矣楊惲歌南山蕪穢以喻朝廷而漢宣帝惡惲處以極刑蘇轍引

漢武廟詩以比先帝而未哲宗罷職出知汝州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
而已矣相居高而不可以羣則好以體格邊幅量人好以體格邊幅量
人則一言一色不檢而重嘗之一言一色不檢而重嘗之則所厭惡多
於所說愛所厭惡多於所說愛則儲材實識時務者裹足不前儲材實
識時務者裹足不前則王霸醇疵文武弛張陰陽蓄祥民物豐耗不析
王霸醇疵不析則裸文武弛張不析則陰陽蓄祥不析則肆民物豐
耗不析則忼忼肆僭裸交并則讚卓茂國之謂何讚皇茂國之謂何則
禮絕百寮者如偶人禮絕百寮者如偶人則亡能以其身繫天下重輕
亡能以其身繫天下重輕則朝廷勢朝廷羸則當世之士咸羞當世之
士咸羞則憤恨太息而無如何是故唐制宰相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
裴度以爲方討不庭宜接多士宋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
間見范鎮以爲待之至誠請除謁禁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

似道日坐爲嶺深居簡山外人無敢謁其第嚴世蕃代理朝事九卿百
司決日不得見其面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相排其所不說者
以爲能則乘天作勢而莫敢當乘天作勢而莫敢當則顯黑爲白倒上
爲下猶反手顯黑爲白倒上爲下猶反手則用大君刑賞予奪以騰恩
讎而不自謂其然用大君刑賞予奪以騰恩讎而不自謂其然則雖秉
公道持清議者莫能折其不然秉公道持清議者莫能折其不然則必
有蟻援蟬附以充麒麟鳳皇必有蟻援蟬附以充麒麟鳳皇則必有名
材碩德以供茶毒必有名材碩德以供茶毒則人不能勝而天神呵之
人不能勝而天神呵之則必出乎爾反乎爾出乎爾反乎爾則大者以
危其國小者以危其軀是故蔣琬不記憶細故而楊敏得免重罪文彥
博不蓄憾前言而唐介尋至大用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李德
裕積門戶之見而黨既足以累其功趙普修睚眦之怨而冤獄足以損

其年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相執已見而氣不馴則亡虛衷以
攷事理亡虛衷以攷事理則亡長材以乘時會亡長材以乘時會則亡
明做大驗以答朝廷亡明做大驗以答朝廷則積愆汗而生憤志積愆
汗而生憤志則不得不枝飾於文物節目既枝飾於文物節目則不得
不凌厲於言論風采既凌厲於言論風采則不能頽首從人不能頽首
從人則舉一切忠告善道而穰秕之舉一切忠告善道而穰秕之則下
負其友上負其君下負其友則無人表上負其君則無天行無人表無
天行則不喪實辱名盡國害民不已是故趙簡子臨朝而思鄂鄂孟嘗
君書門版以求揚名止過諸葛亮與羣下教勸思啟誨司馬光書客位
榜訪問忠告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梁冀會公卿議事意氣充
克使人懾懾王安石在中書議事屬色以待言者與人畏而已矣與人
疑而已矣相取佞辭順指滑其聽聞則不可爲典要不可爲典要則不

可爲氣概不可爲氣概則以其苟於己者阿於君以其苟於己者阿於君則以其阿於君者風於眾以其阿於君者風於眾則以其風於眾者償於我以其風於眾者償於我則天下人物咸在指揮咳唾之中天下人物咸在指揮咳唾之中則亡敢議柄國者之然不然亡敢議柄國者之然不然則畏權貴之心十倍於畏君父畏權貴之心十倍於畏君父則媚權貴之辭百倍於媚君父媚權貴之辭百倍於媚君父則文采風流與禮義廉恥俱衰文采風流與禮義廉恥俱衰則不利於國莫大焉是故公孫僑不佞然明之請則毀鄉校以爲非臧文仲能受展禽之言則書三箴以爲法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李嶠阿主至與同列誦詩止其規諷史彌遠當國至使禮闈策士避其家諱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相謗仇塞塗而賊其神則多設猜防多設猜防則跬步如臨敵國跬步如臨敵國則有擠墜之憂有擠墜之憂則無生人之樂

是故沈慶之儉而有度則朝會無過從騎三五郭于儀仁而有勇則寺游僅以家僮數人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商鞅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秉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李林甫出入廣騎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秦檜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盧世榮謹衛門戶增其從人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相倚伏煩密操縱詭變不可紀經則袞衣而蒙婦寺鬼魅之態袞衣而蒙婦寺鬼魅之態則聳其躬而悄其心聳其躬則羣迹之悄其心則羣意之羣迹羣意則亡獨巧亡獨巧則遊辭遁指爲人闕破遊辭爲人闕破則生愧赧而亡能更遁指爲人闕破則生桀驁而亡能降亡能更且降則借勢炎以塞非毀借勢炎以塞非毀則辨有口者不敢發聲辨有口者不敢發聲則愚無知者墮其迷蒙愚無知者墮其迷蒙則設機械亡不中設機械亡不中則負意自得負意自得則信術而不信理信人而不信天信術而不信理則與

抑爲敵信人而不信天則與天爲鄰與理爲敵與天爲鄰則乘葬之良
不可復乘葬之良不可復則萬事萬物之善終不可別萬事萬物之善
終不可別則天下國家之元氣斬而患氣潰是故曹參日飲醇酒民以
甫一謝安不存小察經遠無競高允恂恂不勸誨人以善裴度孜孜竭
誠眾望所屬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公孫宏爲人意忌外寬內
深李義甫嬉怡微笑柔而害物蔡京天資寬謫無智御人溫體仁機深
刺骨專務刻核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於乎自有世宙已來誼
君勞相興國存家無慮千百揆其故則未有不繇於與人親與人知者
也傲君劣相破國亡家無慮千百揆其故則未有不繇於與人畏與人
疑者也是故披古籍而觀成敗得喪之林法其與人親與人知者而已
矣戒其與人畏與人疑者而已矣揔今情而洗錮塞蔽虧之毒去其與
人畏與人疑者而已矣就其與人親與人知者而已矣詩曰於乎小子

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今不其何法何戒何去何就是何異
匠不識材而侈語魯般魯不辨疾而方功扁鵲也可乎哉

訓始

浮邱子曰王天下有三始焉父子爲教親之始夫婦爲教和之始昆弟
爲教序之始凡教親者恩欲摯計欲簡意欲長責欲短賢欲興蠢欲容
信欲果疑欲捐母塗人議血屬母賤妾擠貴子母次子陵冢君母庶子
奪嫡嗣母塗人議血屬則性天固性天固則文德流文德流則風俗厚
母賤妾擠貴子則恩禮準恩禮準則義坊著義坊著則政令秩母次子
陵冢君則等衰嚴等衰嚴則孫讓昭孫讓昭則禮法成母庶子奪嫡嗣
則名分端名分端則瞻視偉瞻視偉則人心定凡教和者情欲宜狀欲
恭軌欲明神欲摯寵欲平過欲諱橫欲節鬱欲散母大心生豔奪母細
故善嫌猜母柄無戕倒置母祗席來怨毒母大心生豔奪則閭閻飲閭

獨教則微音叶微 口叶則神靈佑毋細故著嫌猜則琴瑟永琴瑟永則
福履將福履將則 示福因毋柄籍成倒置則厲階塞厲階塞則網紀伸
網紀伸則百物理 世席來怨毒則禍本拔禍本拔則陰靈清陰靈清
則萬國諧凡教序者愛欲齊誨欲懇居欲壹行欲助長欲納幼欲承常
欲整變欲純毋旁枝伐本根毋席執輕手足毋同氣苛憲典毋多難起
蕭牆毋旁枝伐本根則親疎別親疎別則觀覲稀觀覲稀則羣行淑毋
席執輕手足則尊卑渾尊卑渾則驩燕最驩燕最則治理昌毋同氣苛
憲典則仁義兼仁義兼則漸摩熟漸摩熟則物情柔毋多難起蕭牆則
緩急調緩急調則順從必順從必則國維成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始于家邦終于四 易曰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
家而天下定矣是故舜命后夔以冑子武貽燕翼於沖人能教親也周
放宜咎晉殺申生秦出扶蘇漢捕戾據於教親闕如也皇英降焉汭以

觀刑太姒服絺綌而無數能教和也妲已亡殷褒氏威周嫪毐蕞秦食其污漢於教和闕如也友如王季恭若君陳能教序也京城太叔蔓草難圖曲沃成師椒聊是比尺布斗粟謠詠沸騰武德承乾弓力來往於教序闕如也親之反爲濫和之反爲舛序之反爲偏使濫教親同室異心使濫教濫厥德腥臊使舛教和不相謂何使舛教舛內亂乃蔓使偏教序於何能秩使偏教偏羣類攜貳雖有善走饑驅不能以行雖有善飾違心不能以名其所浸薄積敗者然也左氏之言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是故田野不闢不可以藝黍稷戶庭不理不可以長臣民濁其源而清其流枉其本而直其景不可得也火乘風而毋燎於原蟻穿穴而毋潰於防更不可得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言君之不然則臣民咸濡染之也是故君臣賢否之概君不教親則其臣必不庭幃不順者君教親則其臣毋敢後庭幃而先勦伐焉君不教和則其

臣必有帷薄不修者君教和則其臣毋敢輕帷薄而重薦紳焉君不教
序則其臣必有墮荒不叶者君教序則其臣無敢墮墮荒而通聲氣焉
毋後庭幃先助伐于是乎孝與忠一杜始焉毋輕帷薄重薦紳于是乎
內與外一行檢焉毋塞墮荒通聲氣于是乎親與疎一品節焉孝與忠
一性如于是乎佐其君以教親焉內與外一行檢于是乎佐其君以教
和焉親與疎一品節于是乎佐其君以教序焉是故掌倫物者謂之君
理倫物者謂之臣倫物之外無道德道德之外無禮樂禮樂之外無風
俗風俗之外無氣運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是故古今治亂之總君臣
教親則其民厚不教親則其民涼君臣教和則其民悅不教和則其民
狂君臣教序則其民析不教序則其民盲唯涼也故父子爭訟民不知
非唯狂也故夫妻反目民不知非唯盲也故兄弟如秦越民不知非唯
兄弟如秦越也故民不自愛其兄弟而愛其官長者鮮矣唯夫妻反目

也故民不自愛其夫妻而愛其井里者鮮矣唯父子爭訟也故民不自
愛其父子而愛其君王者鮮矣唯民不愛其官長也故不服調典不遵
禁令一有緩亟而出死力以捍衛其官長者鮮矣唯民不愛其井里也
故水潦旱乾饑饉相望而不橫行剽掠摧殘井里者鮮矣唯民不愛其
君王也故汚其身以從盜賊輸其情以資敵國而履后土而戴皇天有
所恐懼顧惜不敢僭其君王者鮮矣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
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是故民犯上作亂由於不孝
弟民不孝弟由於君臣不以身教君臣不以身教由於剝天之心而好
治人之事剝天之心由於昧沒昧沒由於不攷理好治人之事由於驕
亢驕亢由於不守氣不攷理故倫物斬倫物斬故多內讎不守氣故言
動違言動違故多外讎內讎外讎積漸使然禍生有胎賊至有門然則
民何罪之有焉昔湯之有罪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伊尹之言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罪於乎此湯伊尹之所
以爲聖也乎聖如湯而曰予一人有罪聖不如湯萬萬者可以內省矣
聖如伊尹而曰時予之辜聖不如伊尹萬萬者可以內省矣

訓終

浮邱子曰君子之道必謙必健謙以終其心也健以終其氣也謙之著
爲謹其反也爲放爲傲健之著爲奮其反也爲舒爲頽凡始乎謹繼乎
放終乎傲者心之常也始乎奮繼乎舒終乎頽者氣之常也詩曰行百
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是故君子必去十傲然后節無厲節無
厲然后馴之於其所必馴必去十頽然后氣無餒氣無餒然后樹之於
其所必樹十傲維何一曰居高傲下則勢酸橫精理喪二曰舞智傲愚
則計術詭淳意索三曰信今傲古則典冊廢法令聳四曰倚人傲天則
裁等數修省稀五曰寵新傲故則耆老到佚少新六曰庇親傲疎則私

段仲羣策棄七曰蔑過傲功則猜忌生勳庸阻八曰喜諛傲直則好尙
溺忠譴枯九曰用獨傲取則是非顛聽親壅十曰匿微傲者則黑白移
描畫隸十類維何一日蓋賞故恩類則爵祿不足以勸善良二曰
數教故威類則斧鉞不足以懲奸猾三曰陋俗故名類則丰
采不足以生鄉慕四曰浮文故實類則本根不足以大庇榮五曰
失道故教類則師儒不足以資厚礪六曰失德故養類養類則農
桑不足以廣生聚七曰積穢故文類則禮樂不足以章節和八曰
積忤故武類武類則兵戈不足以伸擊斷九曰弱植故氣類氣類則風
雷不足以樹肩荷十曰末流故運類運類則日月六之以成景光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言去傲從謙也易曰其柔危其剛勝言去類從健也去
傲從謙然后皇心細皇心細然后政理入去類從健然后國氣旺國氣
旺然后眾志成毋始乎謙終乎傲然后皇心一皇心一然後政理常毋

始子建終乎頽然后國氣純國氣純然后眾志定政理入然后無偏執
常然后無中更無偏執無中更然后人民樂利必由之眾志成然后無
積弛定然后無驟潰無積弛無驟潰然后社稷久長必由之是故天道
不能頓爲寒暑主道不能頓爲隆替天覆萬物行四時始之終之天道
乃備主牧萬民蒞百官始之終之主道乃詳易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誠終乎愾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誠終乎頽也江海雖左長於百
川以其善下也登泰山則天下小以其不讓土壤而成其高也雷霆發
則百果草木皆甲坼以其能鼓舞之也金石積於千年以其質理足以
不枯槁也是故謙者吉愾者凶健者存頽者亡桀紂之凶也以愾秦隋
之主之凶也亦以愾君子謂秦隋不冀矣周既東遷
故其亡天下也以頽宋旣南渡故其亡天下也亦以頽君子謂宋不師
健而師頽愈不冀矣是故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

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
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孟子言於齊王曰扶
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
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於乎采孔子之言則庶乎毋傲乎采孟子之言則
庶乎毋頽乎世亡孔子則誰其能借宥坐之器以止人主之傲者乎世
亡孟子則誰其能借折枝之類以起人主之頽者乎夫斧不得柯用不
伸主不得臣病不治是故上以傲而下有積德老成之臣啟其悟折其
狂兼有極言毋隱之臣責其難制其敗國之福也其猶有終上以傲而
下有承意阿偏之臣從其欲逢其惡兼有挾勢橫取之臣造其端鼓其
虐國之禍也是以無終上以頽而下有丹心浩氣之臣拯其危濟其艱
兼有卓聞妙見之臣析其微發其昧國之福也其猶有終上以頽而下

有震盪靡忽之臣唱其奸生其毒兼有因循縮朒之臣習其安忘其匱
國之禍也是以無終詩曰褒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孔子曰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於乎詩人之所謂補闕則吾老乎其未有
聞而孔子之所謂不持不扶則吾不幸而既見之豈惟是哉不能補闕
必益之闕不能持危扶顛必益之危且顛是何也主愷十臣愷五稽癯
世及顧視先人是謂夸恩夸恩則愷身居極地下問孔躋是謂夸權夸
權則愷牢籠中外益名以狂是謂夸舉夸舉則愷是非由我羣論皆廢
是謂夸議夸議則愷得所按繁羣飛刺天是謂夸私夸私則愷此五愷
者雖曰臣自愷也實乃上示教謙之咎焉主頽十臣頽五飲食辭飽以
嬉以敖是謂短願短願則頽文經武緯不知所云是謂短暑短暑則頽
國恥不振甘之如飴是謂短酸短酸則頽衆聲梗愆僥仰從人是謂短
骨短骨則頽不良於言不聿於行是謂短性短性則頽此五頽者雖曰

臣自願也實乃上不教健之咎焉豈惟是哉夫傲主生傲臣頑主生頑臣猶可說也傲主傲臣生傲民頑主頑臣生頑民不可說也是何也國有傲主傲臣則下必有鞅鞅失望謗議沸騰之民必有重氣輕命結黨附儔之民必有陸梁放肆猖獗始亂之民必有生心外畔捐弃中華之民是謂傲民國有頑主頑臣則下必有頑疏懶慢不就檢括之民必有耽盤流遁姪心舍力之民必有材行朽穢牽拙作昏之民必有苟且性命從亂如歸之民是謂頑民是故十傲生五傲十頑生五頑猶可說也十傲五傲生億萬傲十頑五頑生億萬頑不可說也國至於有億萬傲億萬頑而不土崩瓦解危若朝露者未之有也譬彼富室之敗其父奢姪而子侈之有棄石之者尙可以挽其敗而緩其困也其子侈之而孫會又侈之其子孫侈之而宗族親戚鄰里鄉黨又侈之不轉瞬而田園第宅金玉衣物皆在溝壑矣是君子卽室以知鄉卽鄉以知國卽國以

知天下卽君心以知朝廷卽朝廷以知百官卽百官以知萬民是故能
理君心福祿之階也不然敗亡之媒也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
竭矣不云自中諫其孰能折其不怨而遷之乎

辨萌

浮邱子曰君子之於天下國家也謹治其萌云爾箕星動則烈風起商
羊舞則淫雨興旱魃見則禾黍枯豐鍾鳴則霜霰作是故君子必忖度
乎欲風欲雨欲旱欲霜之始毋轉張於既風既雨既旱既霜之末毋蟻
孔潰隄毋鍼芒漏器毋山齧穿石毋單航斷幹此之謂治其萌毋治其
既也於乎治其既者不能治其既者也治其萌者不待其既知其萌者
也苟爲不知其萌者貴寓正養直指於微言而告以其萌者也苟爲告
以其萌而不信者貴寓微言於流涕太息而動之以必信其萌者也是
故聞萌之說二十弱萌之說二十危萌之說二十聞萌之說維何凡體

格窮而心膺隔丰稜厲而精意衰者閨萌也剖析毫芒激射幽隱然毫
芒之端更有毫芒幽隱之際更有幽隱其力無能盡剖析之激射之而
其然謂予智者閨萌也察之太細於德爲不厚求之太偏於勢爲不
既治之太急於事爲不詳者閨萌也守一拒二昵彼奪此瞻前忘後舉
左矜右者閨萌也毋讀上下古今之書毋熟離合異同之故而挾說以
起憑臆以斷者閨萌也多端而亡統好謀而少成者閨萌也踔厲風發
以始之謬停理解以繼之隱忌壅蔽以終之者閨萌也眾所恒見則屑
越勞辛以爲功眾所深憂則枝吾緘嘿以爲度者閨萌也荒修省而工
儀式捐教戒而崇祭禱者閨萌也謂禮樂可興旋迂闊之謂詩書可敬
旋提優之謂師儒可杖旋芥蒂之朝信道而暮已疑貌親人而神禽疏
者閨萌也數聞愛憎之言眩於名實之辨雜設耳目之用歧於是非之
的者閨萌也是我而我迎之非我而我拒之孫我而我說之逆我而我

怒之拒之則罔知其可迎迎之則罔知其可拒怒之則罔知其可說說之則罔知其可怒者闇萌也一正軌而羣正對一直鉤而羣直同一忠誣而羣忠飾者闇萌也毋杜包心爲忠之賊毋煽借端巧構之譏毋撻留餘不盡之私毋破倚違偷取巧吾之斷而兩皆不居其然疑之迹者闇萌也寵聚庶所不歸心之人敬寮臬所不知名之士拔天地山川鬼神所不注意之材者闇萌也不參驗而自必不紆徐而自驚者闇萌也居之久則生佚志馭之慣則驕大心者闇萌也夸所有諱所無者闇萌也以積稜爲故事以閃鑠爲良術以庸蕘爲老成以闕過爲和平者闇萌也見有及而亡能果心有悔而亡能更者闇萌也此謂闇萌之說二十其在困之初六曰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豐之上六曰豐其屋訖其家闕其戶闕其死人三歲不覿匪闇之謂而誰謂乎弱萌之說維何凡名號偉而阿諛盛法紀存而奉行僞者弱萌也積衷之所

至有愛而兼有薄積政之所至有及而兼有梗積言之所至有然而兼有疑者弱萌也父子之恩墮惡能教慈昆弟之義長惡能教友夫婦之道苦惡能教順內行孤而威稜作元氣阨而風尚隨之者弱萌也骨枯而肥其肉幹削而豐其枝者弱萌也席勝勢而忘其他黠粉飾而沒其質者弱萌也事天有貌而無意事人有律而無情事物有圈而無化者弱萌也令縣矣有議令以非其上威必矣有忤威以蹈其故者弱萌也其本淺則智者操其可否而軒輊之其治浮則愚者闕其表裏而謠詠之者弱萌也積思苦而規摹狹用術偏而羣策賤者弱萌也忼慨自立之人則怯於私議而諛之輶輻不理之人則挈其重任以畀之者弱萌也可以整而無整可以芟而無芟可以樹而無樹可以坊而無坊者弱萌也壘里廣而黔首焦官爵冗而名材寡者弱萌也柔聲順態側立卻行無其人以身繫社稷重輕者弱萌也貪於貨賄剝及肢膏蠹蝕億萬

人以荼毒瘵傷之者弱萌也羣徒而嬉遊簫鼓而飾說好行小慧以撓
義例者弱萌也戕冠而長紳持梁而刺肥無宏仔肩以疾趣其公而緩
其私者弱萌也其根柢無足以當天下之所謂大賢大桀其鋒鏑無足
以排天下之所謂大疑大難其辨察無足以析天下之所謂大奸大蠹
其操履無足以激天下之所謂大忠大貞者弱萌也因而仍之逡巡而
自得之者弱萌也畱其不逮俟人補之縱其不意使人司之者弱萌也
經常晦而意見駁幣帛貴而名義輕君父後而友朋先民物困而官吏
嬉者弱萌也此謂弱萌之說二十其在觀之初六曰童觀小人无咎君
子吝巽之上九曰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匪窮之謂而誰謂乎危萌
之說維何凡文恬武熙而無奮志大倡小和而無特識福倚禍伏而無
蚤計者危萌也與之言而無悟悟矣而無勉勉矣而中輟者危萌也倉
廩虛而民無積府庫竭而國無儲民無積則衣食短國無儲則度支絀

者危萌也關市無稽城郭無補邊竟無備者危萌也林箐可以藏匪川澤可以橫行者危萌也盜竊踰越攘奪之事不絕於目格鬪死亡悲慘之聲不絕於耳者危萌也雖無大眾之興而有蠢動之勢雖無巨奸之發而有蠱惑之術者危萌也陰陽鑿而裁胥頻寒暑怨而年歲槁流亡眾而宵小生者危萌也飢與飽爭軀莠與良爭俗賤與貴爭勢亂與治爭數者危萌也長不能帥其屬非失則巧必失則懦屬不能閑其民非失則苟必失則殘者危萌也武無足賴之具訓練荒而徒卒輒文無兼濟之材瞻視尊而幹畧微者危萌也縻厚糈以養無用料非常以充有用者危萌也氓不父母其官而道塗之匪惟道塗之又寇讐之者危萌也士之奇偉倣儼者居常鞅鞅而例進鬼瑣握轡之人薦揚繆而報稱罕智桀憤而非毀興徒黨攻而門戶立辨難繁而怨毒結者危萌也弄黠以賣直援古以惑聽高睨大談以成名華誣醜記以脅眾因而騷動

中外狼戾進止漫無準備適增可笑者危萌也貪常而守藩籬偷安而嗜醉飽苟旬一夕之娛不作十日之計者危萌也非所賜而賜之賜必驕非所恠而恠之恠必怨非所援而援之援必濫非所拒而拒之拒必橫者危萌也經營萬里之外而盲於衽席之內耽荒服體之奉而積於腹心之孽者危萌也齒登耄耄而櫻於事故之紛手提襁褓而輿於寄托之重者危萌也談大平則色忻語艱難則理儉暗豐殖則願足聞凶荒則計疑者危萌也此謂危萌之說二十其在坎之上六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出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匪危之謂而誰謂乎君子謹治闇萌則莫如明白洞達謹治弱萌則莫如發彊固謹治危萌則莫如保任戒懼君子明曰洞達則必攷道測聖以廣之發彊固則必秉禮度義以定之保任戒懼則必去欺求慊以安之攷道測聖以廣之然後鏡心如日月秉禮度義以定之

然后植體如金石去欺求慊以安之然后享世如山嶽鏡心如日月然后闇萌塞植體如金石然后弱萌塞享世如山嶽然后危萌塞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國家也謹治其萌以用其極云爾然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聖者之所嚴狂者之所易靜者之所及躁者之所差其莫如萌乎其在黍離之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園有桃之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是豈不以眾皆夸咤姪康而君子獨勞心蚤計謹治其萌矣乎於乎周之亡也以陽人聚而東遷雒邑政在諸侯爲其萌秦之亡也以山東豪傑而焚書阬儒爲其萌漢之亡也以山陽公而母后擅權外戚宦官用事爲其萌晉之亡也以零陵王而士族崇尚虛無爲其萌唐之亡也以濟陰王而官闈積穢藩鎮坐大爲其萌宋之亡也以海濱而賢否雜進寇讐逞志爲其萌明之亡也以萬歲山而紹璫餞作薦紳血赤爲其萌是故春之必爲夏也興者萌

也秋之必爲冬也耗者萌也草木有華何爲其落也落生於吹吹生於風衣裳在笥何爲其敝也敝生於隙隙生於蟲殺其蟲塞其隙衣裳乃新障其風止其吹草木乃蕃是故古今得失之林治其既者亡治其萌者昌治其萌以用其極者匪帝則王

訓化

浮邱子曰萬物生而爲羣羣而亡統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君子思有以揔其羣息其爭而塞其亂也於是崇之以名號名號崇然后瞻聽偉瞻聽偉然后吐納廣吐納廣然后歸往咸歸往咸然后尊無兩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甯詩曰邦幾千里惟民所止言名號也雖然名號者所以動之也物不可以徒動也又所以籠絡之也物不可以徒籠絡也君子知動物者必束之於事而籠絡之者必易其慮而后定也於是頌之以教令教令頌然后事理詳事理詳然后智桀服智桀服然后椎魯醒椎

魯醒然后趣向必趣向必然后祇敬生祇敬生然后毋犯科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決日而斂之言教令也雖然教令必有所梗也物不可以終梗也又必有所壅闕也物不可以終壅闕也君子知物之梗者貴摧之而物之壅闕者貴洗滌之以還其故也於是樹之以刑用刑用樹然后毋屈撓毋屈撓然后民震栗民震栗然后箝異議箝異議然后出於壹出於壹然后紀律行紀律行然后國無靈易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又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闇獄言刑用也雖然刑用懼其傷也物不可以終傷也又懼其太怨毒也物不可以終怨毒也君子知物之傷也而藥之知物之怨毒也而極思所以柔馴之於是厚之以恩感恩感厚然后氣皆春氣皆春然后肌髓入肌髓入然后民和悅民和悅然后樂爲善樂爲善然后拔其僨拔其僨然后眾正興眾正興然后能

衛國春秋傳曰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欲無獲民將焉避之言恩感也雖然刑用所以懲也而懲不懲於懲之
日也可以懲然後懲也恩感所以勸也而勸不勸於勸之日也可以勸
然後勸也君子知物之導也身爲鵠而物之自然之也心爲鵠於是謹
自積其身心以治物孝悌積然後治物之逆恭儉積然後治物之貪慈
仁積然後治物之佞忠信積然後治物之譏謙讓積然後治物之懦中
正積然後治物之倚光明積然後治物之昧美大積然後治物之陋齊
莊積然後治物之媒純一積然後治物之駁神聖積然後治物之狂招
之而不從然後左右曲折以齊之彊之而不願然後披瀝膽肝以內之
聽之而不徹然後諄切諷諭以譬之好之而不力然後稽其程課以督
之爲之而不成然後鍊其精神以實之循之而不熟然後生其舞蹈以
樂之書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厯告爾百姓于朕志又曰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積其身心以治物也雖然身心也者此
君子之所以治物也經制也者此君子之所以利物也物不可以不利
也君子知利物者貴挈其所有而予之又策其所無而採之於是辟田
畝親耒耜勸稼穡盈百室然后物以不饑樹桑麻蓄蠶繭勤紡績理繪
布然后物以不寒治道塗便商賈通有無均聚散然后物以不隘飭五
材辨民器驅百工贍羣用然后物以不勑東陂塘利潤澤浚川渚止沸
溢然后物以不旱潦相四時和癘疾參九藏掌醫藥然后物以不夭死
出幣帛禮名士寬網羅赦細青薄稅斂簡追呼時力役恤勞苦然后物
以各遂其情收鰥寡聚孤獨養老憊活孩提蘇貧窶憫怨歎掩骼弔
禍喪然后物以各得其所符璽毋棄斗甬毋差衡石毋偏權概毋側然
后物以不欺城郭毋壞門閭毋漏邊竟毋擾俟徑毋雜然后物以不患
風毋蒺霜毋驚雷毋轟雹毋凍然后物以甯居鳥毋掩蟲毋殺草毋踐

木毋伐然后物以廣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禮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
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后能爲之言經制所以利物也雖然君子
能治物能利物於何攷乎物不可以不攷也是故君子必讀書則古以
握其宰世服物之本攷之詩然后知性情知性情然后能款萬物攷之
書然后知政事知政事然后能著萬物攷之易然后知陰陽知陰陽然
后能妙萬物攷之禮然后知典則知典則然后能衷萬物攷之樂然后
知聲音知聲音然后能和萬物攷之春秋然后知名分知名分然后能
戒萬物攷之論語孝經然后知言行知言行然后能體萬物攷之大學
中庸然后知體用知體用然后能摠萬物攷之歷代之史策然后知成
敗之凡知成敗之凡然后能操萬物攷之祖考之彝訓然后知創述之
委知創述之委然后能鞏萬物是故善服物者其主秉聖賢而力學問

其臣儲經猷而資輔拂其事揆制作而厭苟且其言尙體要而舉支離於是施諸物而左右大小遠近中外欽然以親洞然以敬及其爲治也則可久焉可大焉不善服物者其主喜聰察而廢學問其臣薄經猷而習阿偏其事競苟且而鮮制作其言肆支離而裂體要於是施諸物而左右大小遠近中外蹶然以起僊然以就雖其爲治也則可暫焉可小焉是故君子毋恃智慧毋逞英斷然后心虛心虛然后可與嚮學毋倚勢柄毋作威稜然后禮降禮降然后可與親師毋治細故毋溺近規然后清明清明然后可與作聖毋棄文物毋厭儒行然后嬋雅嬋雅然后可與近道詩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曰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言讀書則古以握其宰世服物之本也雖然君子讀書則古以握其宰世服物之本是則修于己者最矣然而國不可以獨理也物不可以肆及也是故君子必廣

己樹人以鈞其代天理物之責責任鈞然后無罅漏無罅漏然后如指
掌如指掌然后伸駕馭伸駕馭然后等其績等其績然后測所及所及
浚然后庫汝列所及深然后優汝秩所及順然后進汝爵所及梗然后
削汝祿爵祿審然后奇庸別奇庸別然后黜陟允黜陟允然后羣策舉
羣策舉然后政無滯政無滯然后物無損物無損然后利賴普書曰嘉
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甯詩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
之攸堅言廣己樹人以鈞其代天理物之責也雖然君子讀書則古以
握其宰世服物之本抑且廣己樹人以鈞其代天理物之責是則具於
體而施於用者最矣君子以爲具於體者物不可以驟聞也施於用者
物不可以驟格也於是漸漬以觀道德之同道德同然后廟之深廟之
深然后持一源持一源然后聖凡齊聖凡齊然后天人會天人會然后
理不衰理不衰然后民氣靜民氣靜然后惟吾用書曰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道德之同也雖然道德之同精神之極也精神之極時代之載也君子以爲物不可以自我加也盍與天地同其流物不可以自我畢也盍與皇古同其運於是積漸以觀風會之蒸蒸積久然后風會移風會移然后淳爲淳渙爲渙然后治彌上治彌上然后止至善止至善然后林林總總懷林林總總懷然后九夷八蠻輯九夷八蠻輯然后山川鬼神歆山川鬼神歆然后甘露靈鶴降甘露靈鶴降然后草木百穀蕃草木百穀蕃然后社稷固於苞桑社稷固於苞桑然后子孫黎民永保之子孫黎民永保之然后弈禩嘒歌不休弈禩嘒歌不休然后史官筆其功德鋪張而揚厲之以繼軌於唐虞三代之盛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蒸哉又曰其引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言風會之蒸

也於乎君子之事起於名號訖於風會而積身心以治物其要乎讀書
則古其要之要焉

浮邱子卷之三

益陽湯鵬海秋著

去壅

浮邱子曰君猶月也眾猶水也國猶體也政猶腹也月蝕則闇水涸則逆體縛則困腹積則瘖是故駭雲霾則月明濬滯渚則水利破拘繫則體豁刺癥結則腹舒然則去壅良有說乎曰毋自是則理求詳理求詳則好稽於人毋自聖則心小小則好師人好師人則補所闕好稽於人則發所蒙補所闕則德有箴發所蒙則事有鄉德有箴事有鄉壅是以去毋枝蔓多端則不計議窮人毋固矜好勝則不氣勢對人不計議窮人則上不設術不氣勢對人則下不設防上不設術則可望而知下不設防則亡反中之患可望而知則上粹白亡反中之患則下驩薌上粹白下驩薌壅是以去毋虧己守則齋莊積齋莊積則敬賢德敬賢德則敷心膺敷心膺則徵內毋徵外徵內毋徵外則文貌輕文貌輕則忠

款重忠款重則有裏言無匿事有裏言無匿事則毋以沈密損其光大
毋以沈密損其光大則毋包羞毋叢悔毋包羞毋叢悔壅是以去毋護
己短則克治必克治必則斥阿偏斥阿偏則言無售諛行無售媚言無
售諛則揣我愛憎以爲媒孽者窘行無售媚則料我動止以爲門竇者
塞媒孽者窘則黑白不困門竇者塞則邪正不撓黑白不困邪正不撓
壅是以去毋疑信參半則任使專任使專則受命者直前受命者直前
則上不畏大君掣其肘下不畏羣口騰其謗上不畏大君掣其肘則智
斷足以自伸下不畏羣口騰其謗則窮劇事之根株然后已根株得則
利病聞利病聞則肺肝見肺肝見則千里一室萬里一堂千里一室萬
里一堂壅是以去毋明知故罷則心如鏡氣如霜心如鏡氣如霜則有
當理之怒無溺情之恕有當理之怒無溺情之恕則文姦者戰栗文奸
者戰栗則悔其一懲其再悔其一懲其再則勤沐浴勤沐浴則謹獻替

謹獻替則譏作爲謹獻替則茹僞吐眞謹作爲則藥敗從善茹僞吐眞
則無價於左遁於右之詐藥敗從善則無獲於前踵於後之僞無價於
左遁於右之詐無獲於前踵於後之僞是以去毋徂寡安憚難大則
義氣舉義氣舉則煩氣束煩氣束則姪氣閉煩氣束則熾計小談無敢
逞姪氣閉則姪聲亂色無敢犯熾計小談無敢逞則慧不傷正姪聲亂
色無敢犯則愛不傷公慧不傷正愛不傷公是以去毋拘文義破風
議則長材雄畧正義直指進正義直指進則囁嚅退長材雄畧進則趨
趨退趨趨退則眾正敢爲囁嚅退則眾正敢言眾正敢言則旁辟曲私
無不宣旁辟曲私無不宣則鬼蜮皆有戒心眾正敢爲則埤下裾拘無
不振埤下裾拘無不振則童孺皆有特概童孺皆有特概則柔化爲剛
鬼蜮皆有戒心則陰化爲陽柔化爲剛則氣可用陰化爲陽則情可恃
氣可用情可恃是以去毋溺左右侍從則不主先人不主先人則眾

人維理數事維情數事維情則是非可否如繪數人維理則進退高下如秤是非可否如繪進退高下如秤壅是以去毋徇貴戚則不唱左計不唱左計則爲社稷蒼生求碩畫遠猷爲社稷蒼生求碩畫遠猷則毋恡毫毛之費毋養邱山之禍毋恡毫毛之費則勞而后佚毋養邱山之禍則危而后安勞而后佚危而后安壅是以去毋笑詩書禮樂腐則儒雅特儒雅特則根本樹根本樹則枝葉刪枝葉刪則言有物言有物則行有則言有物則格君非行有則則扶國是格君非則君心之天人理欲無毫髮假君心之天人理欲無毫髮假則上下同一精神扶國是則國人之輕重緩亟無毫髮差國人之輕重緩亟無毫髮差則中外同一氣象上下同一精神中外同一氣象壅是以去毋課兵刑錢穀以爲最也則官司欽官司欽則智詐銷智詐銷則舞弄塞舞弄塞則條理整條理整則精神實精神實則推行準推行準則民怡而物順之民怡而物

順之壅是以去毋任胥徒操案牘則事要莫可窺伺事要莫可聞伺則
狡獪無所乘狡獪無所乘則胥徒不欺官司胥徒不欺官司則官司不
欺公輔官司不欺公輔則公輔不欺朝廷公輔不欺朝廷則朝廷果於
事要朝廷果於事要則天下果於其傲果於事要又果於其傲壅是以
去毋愚黔首箝喙訴則九州疾痛與君壹體九州疾痛與君壹體則愼
簡民牧愼簡民牧則無廢職無廢職則無流心無流心則無貪惓無貪
惓則無覆鵲無覆鵲則無慘殺無慘殺則無冤氓無冤氓則無亂氓無
冤氓無亂氓壅是以去毋執一是則推此測彼毋犯羣忌則舉一證百
推此測彼則族類析舉一證百則綱領羣族類析則不受人愚綱領羣
則不受人梗不受人愚則無疲照不受人梗則無懦行無疲照無懦行
壅是以去毋存大意則思之又重思之毋逞臆說則言之又長言之思
之又重思之則聰明入言之又長言之則指麾必聰明入則曲而有理

指麾必則勁而有功曲而有理則無遺事勁而有功則無後言無遺事無後言壅是以去毋寄耳目於不知誰何之人則謹噉不作謹噉不作則聽觀不浮聽觀不浮則羣小揣摩無據羣小揣摩無據則瑣屑不足爲明疑似不足爲詳瑣屑不足爲明疑似不足爲詳則度其可而后與之度其可而后與之則忠不疏而直不午忠不疏則日商權衡之事直不午則日貢藥石之言日商權衡之事則萬事萬物稽其成日貢藥石之言則一食一息塞其壞一食一息塞其壞萬事萬物稽其成壅是以去毋廢修省則深宮無慝深宮無慝則大庭無飾大庭無飾則守誠而履順守誠則仁不必佞履順則義不必震仁不必佞則上無周容其下義不必震則下無駭汗其上上無周容其下則體統崇下無駭汗其上則志氣靜體統崇則不因屑越之故生枝離志氣靜則不因浮囂之故作譎張不因屑越之故生枝離則尊卑疏戚有序不因浮囂之故作譎

張則賢愚淑慝有準尊卑疏戚有序賢愚淑慝有準壅是以去毋謂天地山川鬼神遼遠則夙夜敬其夙夜敬其則修於微微感於冥冥修於微微感於冥冥則不睹皆睹不聞皆聞不睹皆睹不聞皆聞則凡天下可睹可聞者靡不睹聞凡天下可睹可聞者靡不睹聞壅是以去毋謂上下草木鳥獸無與吾事則積愼生理積愛生祥積愼生理則血氣流行積愛生祥則品物蕃殖血氣流行品物蕃殖壅是以去易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言壅也書曰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言去壅也是故堯舜去壅則帝湯武去壅則王桀紂好壅則誅幽厲好壅則傷秦皇好壅則祚短漢祖去壅則祚長隋煬好壅則國暗唐宗去壅則國昌是故社鼠掘穴則不可以燠灌塵埃掩覆則迷不見山岡葛藟蒙棘則花不實囊橐盛物則隱其奇邪不以章是故不去壅不親上下不去壅不殖紀綱不去壅不成社稷不去壅不和天人陰

陽

甲匡

浮邱子曰馭世有本我惟時其正君正君有本我惟時其格心清夜不
謹毋務滌眾古意不蓄毋務施才驕矜不飲毋務化俗愆繆不剔毋務
成業淺毋以泄深毋以祕淺以泄羣乃竊深以祕羣乃惑孫毋以悅逆
毋以怒孫以悅羣乃餌逆以怒羣乃逃易曰亢龍有悔書曰漢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夫亢龍匪福也朽索匪計也毋謂高而无危毋謂盛而无
替毋謂智而无蠢毋謂勇而无折必思其高又思其危乃馮乃依必思
其盛又思其替乃戰乃栗必思其智又思其蠢乃弗馳騁必思其勇又
思其折乃弗威裂日中則昃月盈則蝕豫於未然則既修厥職履霜知
冰踐露知暑心之憂矣則罔敢晏處是故攷中度衷以臨之正名育類
以孚之溫良善下以居之淳耀惇大以成之纂其緒班其事昭其文定

其武容其耆老憚其輔拂熟其講貫振其英特剛其批僻繫其垢玩奢
其恣睢釋其猜禍斃其密秩其施除其近倖其初是故是非無盲妄貴
聰明如鏡輕重無倒顛貴中正如秤縱橫無善策貴臣如伊周古今無
弱運貴君如堯舜君不伊周其臣故視臣如草芥臣不堯舜其君故愛
君如婦寺丈夫愛君以道故去唯阿存訓迪婦寺愛君以私故有將順
無匡扶人材一升一降故丈夫或變爲婦寺君心一然一否故婦寺或
變爲途人是何也始乎匡扶卒乎揣摩始乎惶恐始乎惶恐卒乎苟同者君有虛
談臣無骨力也始乎匡扶卒乎揣摩始乎揣摩卒乎詭隨者君有曲實
臣無操履也故曰丈夫變爲婦寺也始乎將順卒乎嬖辱始乎嬖辱卒
乎罷斥者君有大心臣無禮數也始乎將順卒乎繆誤始乎繆誤卒平
靡爛者君有戾節臣無福澤也故曰婦寺變爲途人也是故臣道亡他
喻喻者賤嗃嗃者昌君道無他晏晏者危戰戰者康孟子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賁其難君乃思艱乃底厲乃不敢自暇逸閉
其邪君乃思閑乃箴乃銘乃不敢自疚於厥心毋謂室幽人將執燭以
求執燭以求照厥慙羞毋謂魚潛人將取魚於淵取魚於淵不其慎旃
是故金從冶木從繩苦口之藥利於病逆耳之言利於行言天必言人
毋天有戒而人忤漱也言古必言今毋古可則而今威裂也言貴必言
賤毋一人貴而羣萬賤也言聖必言狂毋名號聖而底裏狂也言初必
言終毋美始基而隳末路也言理必言亂毋席太平而生厲階也言得
必言喪毋國將路而工忌諱也言生必言死毋身既槁而藉奇託也如
霆如雷振我解緩如虎如冰束我以敢苟握其然毋患其疑苟納其安
毋患其移布之昭昭修之冥冥散之九有積之一心是故知人在檢身
安民在克己夷大難在制氣嚴至理在虛心洗鴆毒在聳公抑私伐錮
疾在遷善改過植紀綱在黜華崇實奠社稷在操本治末

乙匡

浮邱子曰天司員地司方風司鳴麟司走官司事厥理一也表治寒扇
治暑穀治飢泉治渴官治事厥情一也是故學其學則事其事食其食
則事其事學體也事用也食予也事報也體必用用必體予必報報必
予雖然體有四缺用有五弛予有六濫報有七難四缺維何一曰攷古
缺智莫燭其由二曰積衷缺定莫牢其守三曰乘氣缺剛莫戰其勝四
曰律躬缺雅莫風其羣五弛維何一曰經常弛於俳笑以小謀亂大作
二曰名義弛於妖治以曲說撓直行三曰法令弛於奸猾以飾是逃真
非四曰器局弛於衰淺以短具充長駕五曰材能弛於浮靡以濁質汚
清時六濫維何一曰維庸生昧維昧生濫二曰維曲生私維私生濫三
曰維汎生雜維雜生濫四曰維懦生隨維隨生濫五曰維寵生驕維驕
生濫六曰維黷生貪維貪生濫七難維何一曰浮文妨要則知植紀綱

之難二曰末術阿時則知舉禮樂之難三曰和光同塵則知作忠義之難四曰持祿養交則知倡勇敢之難五曰神光離合則知通上下之難六曰名實繆戾則知理民人之難七曰精氣否隔則知感天地之難是故君子執者修之弛者振之澶者坎之難者勸之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修其執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其爾位正直是與振其弛也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維吉士坎其澶也春秋傳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勸其難也是故不修四執不可爲體不振五弛不可爲用不坎六澶不可爲予不勸七難不可爲報馬食粟也而爲人徼其千里之勞焉難學飛也而必驗之九天之上故曰學其學則事其事食其食則事其事也毋學其學急事其事者躁而亡理者也學其學毋事其事者高而亡際者也毋食其食厭事其事者逸而難使者也食其食毋事其事者醜而難名者也醜而難名者猶不耕思穫不

纖思錦也逸而難使者猶鼠有牙牛有角自用而不爲人用也高而亡
際者猶夸泰山而躋於垤矜滄海而溺於溝也躁而亡理者猶弓不待
矢車不須御而姑且試之也是故君察臣以兩楫臣赴君以兩符兩楫
維何一楫曰毋孫于汝志謂之賢毋逆于汝心謂之否昔楚文王有疾
告大夫曰莞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
必以吾時爵之中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
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今若通楚文王之意類乎
莞饒者盡尊顯類乎中侯伯者盡罷絀尊顯一莞饒於以什百莞饒之
氣罷絀一申侯伯於以寒百申侯伯之膽此一楫也二楫曰毋暱于所
親愛謂之賢毋忤於所親愛謂之否昔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
子居卽墨毀言日至吾使人觀卽墨田野闢人民給是子不事吾左右
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觀

阿田野不開人民食餒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曰烹阿大夫
及左右嘗譽者今若通齊威王之意類乎毀卽墨大夫者蓋昭雪類乎
譽阿大夫者蓋鋤艾昭雪一毀卽墨大夫者於以籍百毀卽墨大夫者
之口鋤艾一譽阿大夫者於以醒百譽阿大夫者之心此兩健也兩符
維何一符曰國不患不君患不臣臣不患不今患不古物之妍媸析於
鏡君之善敗操於輔好荒之君輔以駁雄之臣猶可爲也此齊桓公所
以自彊也好察之君輔以佞褻之臣不可爲也此唐德宗所以自蔽也
下材之君輔以智濟之臣猶可爲也此衛靈公所以不喪也中材之君
輔以闇冗之臣不可爲也此明懷宗所以不支也知其臣則知其君知
其君則知其政此一符也二符曰君祚繫於臣道臣道繫於人材人材
繫於天命天命繫於國脈國脈方張必產賢詰之臣此殷高宗周宣王
所以中興也國脈方弛必樹庸鄙之臣此漢桓靈唐懿僖所以不振也

國脈雖盛必厭諛悅之臣此秦二世隋煬帝所以速亡也國脈雖微必
杖幹畧之臣此晉江左宋南渡所以能存也知其臣則知其國知其國
則知其運此兩符也書曰邦之杌隳曰出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
慶是故臣道可以扶君可以扶天是何也天道可知而不可知君道可
恃而不可恃天有時而不愛天下國家故水潦旱乾兵戈盜賊作焉君
有時而不治天下國家故殷樂怠傲恣睢暴戾作焉天在冥冥之中君
在巍巍之上謂之何哉唯臣也則無可以不愛天下國家之時則無可
以不治天下國家之時不治天下國家謂之慢臣不愛天下國家謂之
疑臣慢而不已積爲流沍謂之荒臣荒而不已成爲凌夷謂之辱臣疑
而不已積爲榛梗謂之險臣險而不已成爲傾覆謂之亂臣語曰屋大
柱小可爲寒心於平凡百君子允哉允哉其毋廢乃致身之義

浮邱子曰君子毋敢有蓋世之心毋敢有僂人之心有蓋世之心節必漏寢必聯體必軼勢必窮有僂人之心天必怒神必凶苗必降禍必素大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此名德也名德之不修於是乎夏桀力能申鉤索箴而有南巢之放也矣商辛智足拒諫飾非而首懸太白之旗也矣湯開三面之網武除炮烙之刑此仁政也仁政之不講於是乎鄭鑄刑書而叔向訾其敗也矣晉鑄刑鼎而仲尼料其亡也矣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夏桀商辛則皆蓋世之爲害也叔向仲尼則皆明僂人之不可也如之何其勿鑒戒也是故九州之大朝下一令而暑周徧之謂之騁兆民之多我創一法而盡芟刈之謂之甚智察目前而圖後患謂之倖苛治元元偪令他歸謂之屏不量彼已桓開費職謂之偵不校真似橫施術數謂之影除亂太驟求治太急謂之聳捍危不能求安不得謂之梗是故君子知寡知眾則知畏知止知行則知慎知

猛知寬則知平知死知生則知正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知畏也夫
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知慎也夫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知平也
夫禮曰以著其義以考其信知正也夫是故衣袂其衽室留其隅君子
毋敢滿也滿則去夷塗而蹈崎嶇鳳含其味麟肉其角君子毋敢烈也
烈則耗元氣而憂患作是故齊桓病在滿此末路所以必折也秦皇病
在烈此大化所以竟斬也符堅病在滿此拙舉所以不昌也柴氏病在
烈此治理所以太狃也且夫上彌滿則下彌遜上彌烈則下彌恐遜生
僞僞生伺伺生中恐生側側生移移生借積生中生借之意以至乎上
之前則焉往而不狡獪焉凡有所紛云以成滲漏有所難難以成窒礙
有所描畫以成枝梧有所披猖以成紕繆則曰此請於上而后行者也
下無能爲焉凡有所肥美以饋豔慕有所枯僭以饋辟忌有所擠墜以
償怨毒有所援藥以償請寄則曰此請於上而后行者也下無能爲焉

凡古先載籍所無而不爲詳祖宗彝訓所無而不爲詳大君體統所無而不爲詳蒸民物則所無而不爲詳則曰此請於上而后行者也下無能爲焉凡老成耆艾所非而不爲悚兒童走卒所非而不爲悚肺腑親戚所非而不爲悚草茅儒生所非而不爲悚則曰此請於上而後行者也下無能爲焉且夫下無能爲此三代已降爲人上者所樂聞也此三代已降爲人下者之老計秘訣也下足恭而不忤上上怙中而不攷下下不忤上而上之動止起訖在下之計數之中上不攷下而下之淺深然亮在上之意料之外於是下彌鬼而上彌滿彌烈蒙切惑焉未見其可也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驥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孟子曰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夫皆曰予知滿之至也而人心之罟獲陷阱亡窮慘之至也惡敢當我烈之至也而一人之外不能敵辱之至也滿生慘慘生剝剝生落烈生辱辱生

蹙蹙生盡積生落生盡之勢以至於社稷之不血食子孫黎民之不能保則何益之有焉是故君子必是之見毋鄰於執必剗之舉毋鄰於悞必振之積毋鄰於驟必督之愚毋鄰於威謙謙乎其光也肫肫乎其戚也蕩蕩乎其流爲羣物之福也喁喁乎其致遠人之服也昔魏武侯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喜色於是趙人拔其黃城矣楚人取其蒲林矣楚莊王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憂色於是麋人致其百濮矣陳人致其栗門矣秦二世行督責喜連坐其臣莫不從而阿諛之於是陳涉起於戍卒矣劉邦起於亭長矣漢文帝寬誅諂除肉刑其臣莫不從而匡輔之於是匈奴與爲和親矣尉佗去帝稱臣矣繇此觀之武侯以矜夸而失莊王以儆戒而得二世以暴虐而失文帝以仁厚而得羣物以無本而失以有本而得遠人以無度而失以有度而得夫斷港絕潢十日不雨則涸長江大河厯千歲而流不竭一無本一有本也疾風暴

而不崇朝而止化曰熙陽自臨至毫而庀于其下一無度一有度也我
聞曰福至有基禍生有胎是故蓋世者身必殃知畏知慎者身必祥僂
人者國必傷知平知正者國必昌

乙繆

浮邱子曰智者擇言勇者擇術忠者擇任信者擇譽毋擇言而左拾右
取以干君王之聽者謂之剽盜毋擇術而斷其性違其時者謂之枉橈
毋擇任而處非其據者謂之騰越毋擇譽而挾其詭文回波之妙以震
盪羣愚之耳目口者謂之襍譟其在巷伯之首章曰哆兮侈兮成是南
箕誠剽盜也夫角弓之卒章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誠枉橈也夫其在
夫之初九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誠騰越也夫中孚之上九曰翰音
登於天貞凶誠襍譟也夫是故飾智驚愚者材必淺逞先忘卻者氣太
張玷國榮軀者心乃喪血人肥己者理豈長是故君子靜必思天地動

必思民物與天地齟齬者君子毋替之慮而專操之與民物榛梗者君子毋盡之事而趣名之是故君子得君必思政得眾必思徼凡窒礙而不可爲政者君子毋釣於君而倡於朝凡鹵莽而不可爲徼者君子毋虐於眾而令於野是故君子有本有識則思其成無本無識則思其充成則身之祚也充則身之殃也是故君子其成也則思其世之隆其充也則思其世之替隆則一代萬代之榮也替則一代萬代之辱也是故隆替摠於一人是非啟於一言夫差敗越而不威宰嚭一言悞之也懷王入秦而不反子蘭一言悞之也漢危於七國鼂錯一言悞之也晉裂於劉淵王渾一言悞之也宋元祐變爲紹聖楊畏一言悞之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言而不智不如審事言而不仁不如治心不智不仁有生之舊猶狂以悲孰掄其非是故鹿不可以爲馬蛇不可以爲龍輻破軸損毋載物股攀脛急毋出門於乎

悔之乎末孰與慎之乎前阿之乎愚孰與賢之乎賢有賢而識之晚有
愚而弗思其反消長之大凡古今之大害也是故君子握理小人握勢
君子握理而兼握勢則君子勝小人握勢而君子末如之何則小人勝
太公能勝狂喬華士則誅之子產能勝鄧析則誅之孔子能勝少正卯
則誅之諸葛亮能勝馬謖則誅之其諸君子而有威斷者與陳蕃寶武
幾勝曹節王甫而卒不勝桓彥範張柬之幾勝武氏之黨而卒不勝其
諸君子而無機括者與直如汲黯張湯勝之功如周勃爰盎勝之賢如
張九齡李林甫勝之忠如裴度皇甫鏘勝之智如寇準丁謂勝之勇如
岳飛秦檜勝之其諸君子而有人事無天幸者與雖然有人事無天幸
者此憤激之說也有人事則必有天幸者此安定之說也有勝理無勝
勢者此庸軟之見也有勝理則必有勝勢者此挺特之見也孔子曰射
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是故君子毋與小人割其勝是乃

所以勝之也。且夫富貴聲華以爲盛也。小人往往得其邱山。君子往往
得其一毛。君臣驩藉以相與也。小人往往得其年代。君子往往得其一
曠。以爲邱山之多勝。一毛之少。年代之久勝。一曠之速乎。是大不然。小
人之邱山。冀土也。君子之一毛。理美也。小人之年代。積光也。君子之一
曠。嘉會也。知冀土不如理美。則知邱山不勝一毛矣。知積光不如嘉會
則知年代不勝一曠矣。昔孔子爲委吏。則料量平。爲乘田。則畜蕃息。遠
由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三月而魯大治。夫委吏乘田。小之
云爾。三月僅之云爾。若乃梁冀一門三后。袁紹四世三公。則皆爲世訕
笑矣。孰與委吏乘田。泰而能事其事。黷庸而不取譟邪。李林甫相。唐十
九年。蔡柏相。宋亦十九年。則皆爲其宗社矣。孰與攝相三月。外舉強鄰
之膳。而內蒸舅信女。順之化邪。此邱山不勝一毛。年代不勝一曠之說
也。且夫君子之困頓枯寂。則何涯。俟之有以爲一毛之少。一曠之速乎。

乃至造物憤憤有時而併不與君子以一毛一瞋之命乃至當道悍悍
有時而併不分君子以一毛一瞋之利乃至老成肫摯欲助君子以一
毛一瞋而豈無成乃至羣小狙擊見君子垂得一毛一瞋而疾起攫奪
然而君子亡損也昔孟子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
孟子游歷齊梁所如不合故其言曰天下有違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又
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
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
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夫孟子之謂古制爲其足以
洗天下之糞土云爾孟子之謂齒德爲其足以制天下之黷光云爾是
故君子雖不得其一毛也乃其可以爲理美毋爲糞土者自在也乃其
可以勝小人之邱山者自在也雖不得其一瞋也乃其可以爲嘉會毋

爲積光者自在也乃其可以勝小人之年代者自在也是故有勝理則必有勝勢也周書曰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而虎豹羆貅何爲可服夫得魚用捕服虎豹羆貅用搏君子匪捕匪搏而小人何爲可勝乎曰勝之以不怨尤之度量勝之以不畔援歆羨之志氣勝之以天地日月不晦盲之光采勝之以古先聖王不磨耗之典則勝之以九州八極能公而不能私之清議勝之以千齡萬代能生而不能死之人

釋均上

浮邱子曰天地之愛不畀一人日月之照不顧一物泰華之秀不名一木江海之深不潛一魚是故君子取材必廣用情必均取材毋廣謂之隘用情毋均謂之辟一肥一瘠鬼蜮所忌一愛一憎豪傑傷心一少一多權衡謂何一信一疑厥災枝離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三代之

際非一士之智是故非其人而顛任之者責任其人而斟酌之者理心
所嚮而不見其非者聞聽有參而不惟其是者察一事而眾擊之者舉
數難而一人當之者墜與奸人謀之不與稠人聞之者閃與左右計之
復與盈廷證其然否者準雖有過人之姿多其責而困頓耗萃之者儻
其在中材以下量能器使而優游漸漬之者濟求倣太急者裂委蛇而
與之者靜自用以用人者執亡已見者平以名器假人者難黜陟本於
是非者意知其非而文其用人之愆者愚聞忠讜則斥阿偏者聖有愛
不忍割者懦賞不厭疎罰不辟親者斷報大察忘小察者怨小大各得
其情者驩拔新功棄舊盟首涼不寵新不遺故者厚可喜則敷之九天
之上可怒則墜之九淵之深者肆不輕喜不易怒其交固而其慮周者
慎是故八音有間作五味非寡烹帝王杖公道策力羣趨征其在大雅
緜之詩曰予曰有陳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言均也

其在小雅北山之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燕燕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
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
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言不均也是故職均則其國整
不均則其國歧恩均則其國柔不均則其國譟使督司視使督司聽使
督司言使督司走謂之歧使牛代御使馬代耕使雞代守使犬代鳴更
謂之歧使驚率驥使臬率鸞使鼠率貓使狐率人謂之譟使短賊長使
熾賊淇使疑賊然使壞賊成更謂之譟是故使歧治歧謂之波靡使歧
治整謂之盡蝕使譟治譟謂之市集使譟治柔謂之虎橫是故使均治
歧謂之繩墨使均治譟謂之藥石使均治均謂之體順均惟生析析惟
生當謂之條理均惟生悅悅惟生奮謂之陶鈞是故亡陶鈞者辟於人
亡條理者辟於政父辟其子者家政衰君辟其臣者國政亂傳曰人之
其所親愛而辟焉是故紂辟費中幽辟尹氏秦二世辟趙高漢元帝辟

石顯吳主休辟張布晉武帝辟賈充梁武帝辟朱异隋煬帝辟虞世基
唐元宗辟李林甫德宗辟盧杞宋神宗辟王安石徽宗辟蔡京高宗辟
秦檜明太祖辟胡惟庸世宗辟嚴嵩懷宗辟溫體仁大者辟生驕驕生
敢敢生鮮其次辟生欺欺生忍忍生匱且夫既生匱矣然而且欲以枝
梧了天下既生鮮矣然而且欲以悔憾謝天下豈惟欲以枝梧了天下
然而且欲匿其生匱之人豈惟欲以悔憾謝天下然而且欲宥其生鮮
之人不匱不鮮辟不爲害不匱不有辟不爲害惟亟斯害惟害斯亟顯
顧繆泉厥根惟辟語曰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是苟獨重之任
遁而多端必予之寵感而不情傳土成高其能幾何爲蠹不仁爲蛇毒
人是故國慎踰等人心乃威國坊擅權政柄乃揭門無私竇出入乃齊
曹無端纓官材乃實采封采菲計議乃析天下一家主德乃備

釋均下

浮邱子曰君心也民賊

也國擔也民筋力也肢體衰則心慚恒筋力

輒則增廢弛凡將定國毋使怨集凡將理民毋使德偏怨集成兵德偏成訟成兵不祥成訟不厚是故君子仁爲經義爲緯民爲本天爲則四海爲一家萬民爲一體遐邇爲一軌肥瘠爲一情愛之至也均之至也愛之至如春均之至如夏春生也夏長也以生物爲心德必大以長物爲心道必公毋文秀者拔擢之而推魯者飢枯之毋殺黠者醉飽之而忠厚者寬抑之毋切近者拊循之而疎迷者棄實之毋安樂者姑息之而患難者刻厲之毋勤劬者迫促之而游手者寬免之毋老弱耄者駢率之而壯丁者脫逃之毋膏腴者薄征之而窪下者重賦之毋豐盈者頻與之而荒歉者歲取之是故制民產莫如均取民利莫如均寬民力莫如均重民事莫如均掾民急莫如均去民害莫如均詢民瘼莫如均察民材莫如均其在小雅大東之詩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祭

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求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刺不均也其在大雅
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美均也是故保民莫
如均衛國莫如均爾乃一念之私隱忌壅蔽施爲榛梗流爲謠詠蒸爲
淫風激爲怒雷鼓爲妖孽勃爲寇盜慘爲幽逼亟爲破亡豈非不均之
故以不能保其民而衛其國乎爾乃一念之公旁皇周挾存爲契矩措
爲聲教滂爲膏雨鬱爲卿雲光爲山川和爲神人普爲尊親垂爲久大
豈非均之故以能保其民而衛其國乎爾乃一念之私隱忌壅蔽雖其
民井里桑麻無恙也俄而訛言至矣俄而亂本成矣雖其國親戚上下
無恙也俄而外莠乘矣俄而內孽作矣豈非不均之故以至於不能民
其民而國其國乎爾乃一念之公旁皇周挾雖其民水潦旱乾不絕也
俄而安集之矣俄而宴樂之矣雖其國盜賊兵戈不絕也俄而殲除之
矣俄而駭去之矣豈非均之故以能民其民而國其國乎書曰撫我則

后虐我則仇是故能脩國莫如民能衛國莫如民仁可使之悅義可使
之興均可使之豈安可使之馴是故君子毋擅察察毋擅斷斷毋擅嘗
嘗毋擅逐逐其惟設乃中威乃和廣乃嘯吹深乃浸漬厚乃包裹妙乃
指麾予乃便宜度乃幽隱蘇乃疲困揭乃障塞女乃近憂詳乃遠慮爾
乃小蓄備乃大忠善乃政同乃俗致乃治享乃休

甲私

浮邱子曰君子毋私作毋私止毋私與毋私奪君子有私作則有十債
有私止則有八壅有私與則有十溺有私奪則有八苛十債維何一曰
離經作智債於巧二曰任性作勇債於敢三曰貪天作功債於盈四曰
賣人作名債於浮五曰違衆作巨債於怒六曰匿獨作細債於悒七曰席
勢作艱債於驕八曰薰心作樂債於姪九曰昧幾作唱債於驟十曰寡
慮作應債於末八壅維何一曰聞大輒止婦於道二曰畏難輒止婦於

事三曰料遠輒止埒於方四曰覽紛輒止埒於勢五曰蓄疑輒止埒於
識六曰積忌輒止埒於才七曰引嫌輒止埒於氣八曰媿安輒止埒於
衷十溺維何一日阿其意則與是爲溺於甘二曰同其調則與是爲溺
於便三曰相其肥則與是爲溺於渴四曰釣其譽則與是爲溺於虛五
曰矜其能則與是爲溺於夸六曰騁其辯則與是爲溺於狂七曰遷其
傲則與是爲溺於庫八曰多其竊則與是爲溺於羣九曰護其寵則與
是爲溺於側十曰坊其毒則與是爲溺於偏入苛維何一日己所猜則
奪是爲苛於察二曰眾所撓則奪是爲苛於聽三曰天所鍾則奪是爲
苛於厲四曰物所鄉則奪是爲苛於蒙五曰忠所將則奪是爲苛於慘
六曰直所震則奪是爲苛於橫七曰跡所誣則奪是爲苛於比八曰心
所怒則奪是爲苛於斥君子去私作然後無十僨去私止然後無八贈
去私與然後無十溺去私奪然後無八苛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斯三者何謂也黃農以此傳之堯舜堯舜以此傳之湯武
湯武既沒此道不傳是故商之興也於書有之曰天乃錫王勇智表萬
邦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言無私作止也私與
奪也及其衰也於詩有之曰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又曰女炁然于中國歟怨以爲德言私作止也私與奪也周之興也於
書有之曰嗚乎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又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
惟賢位事惟能言無私作止也私與奪也及其衰也於詩有之曰天步
艱難之子不猶又曰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言私作
止也私與奪也是故唐虞夏商以暨于周則公私一大界限或由周以
前無私而敦龐者是爲皇無私而寬裕者是爲帝無私而調壹者是爲
王由周以後公衷以私私樹以公者是爲霸削其爲公豐其爲私者是
爲彊襲霸之迹公私參半者是爲漢祖唐宗騁彊之炎公私勿問者是

爲秦政隋煬不霸而奸用私蝕公者是爲孟德仲達不彊而橫用私蝕公者是爲拓跋蒙古我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是故公私大界限古今大氣數也古今大氣數朝廷大龜鑑也是故結爲心術形爲事體據爲意見唱爲風氣其莫如私乎欲調事體而弗浣心術猶立枉木而冀其景之直也欲摠風氣而弗芟意見猶航斷流而冀其行之駛也語曰鳥托巢於叢人寄命於公是故公猶鏡也私猶刃也觀如無鹽毋怒於鏡謂其因物以付也摯如嬰兒有戒於刃謂其血人於嬉也是故君子鏡人者也不刃人者也雖不純乎鏡而知磨浣者也斷不日操其刃而大披猖者也是故聖而上泰而古者無它焉公而已矣狂而下否而今者無它焉私而已矣且夫公私以心爲政心以我爲政我以事物之理爲政事物之理以天地之中爲政如之何其桔慢也是故君子去私作在度義去私止在竦神去私與在律己去私奪在樹人

乙私

浮邱子曰君子處內以制外處外以維內處大以馭小處小以事大體則然也君子處內無私外處外無私內處大無私小處小無私大理則然也是故先王宰世服物爲之等威以著其體爲之訓戒以著其理周官之言曰以公威私民其永懷左氏之言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曜於權行權者不可以隱於私正國曜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是故私者先王之所不齒而君子之所毋敢出也內私其外於敬孰外私其內於忠孰大私其小於義孰小私其大於禮孰君子於敬毋敢孰於忠毋敢孰於義毋敢孰於禮毋敢孰是故處內不私於其外者七處外不私於其內者七處大不私於其小者九處小不私於其大者九所謂處內不私於其外者七何稽焉毋與宗族親戚之驩相爲首尾也不私一毋與朋友故舊一表一裏也不私二毋好以朝廷端委告人也不

私三毋探主上所心重所心疑微示之意以實恩卽恕於其豫也不私
四毋招納財賄外以虛酸恐惕而內肥其實也不私五毋標已寵榮溢
其詞以牢籠百物也不私六毋請寄沓來因而關白之以實其諾也不
私七毋庇宗親是故君子未嘗弱而不直毋護朋舊是故君子未嘗曲
而不伸毋說端委是故君子未嘗泄而不備毋校恩怨是故君子未嘗
猾而不中毋叢財賄是故君子未嘗穢而不法毋挾寵榮是故君子未
嘗驕而不學毋私請寄是故君子未嘗嫌而不力且夫溺而不直心之
阱也曲而不伸事之鄣也泄而不備禍之萌也猾而不中奸之兆也穢
而不法恥之衰也驕而不學德之裁也嫌而不力情之蠹也心阱故損
事鄣故塞禍萌故僨奸兆故賊恥衰故賤德裁故喪情蠹故置其於敬
也不旣歟乎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言敬之弗可以已也敬則心無阱事

無邪禍無明奸無兆恥無衰德無裁情無遠君子曷其奈何以私廢敬
所謂處外不私於其內者七何稻焉毋謂遠方遯郡借聲勢以爲軼野
蟻子之援也不私一毋政聲終盤輿論潰騰姑飾廷評以文其愆也不
私二毋有所甚難有所甚嗜未由歛於人主之前而密結左右親信以
爲之說也不私三毋刮百姓之脂膏以啖薦紳士族而博其譽也不私
四毋夸其封內之事以欺於王庭而據其勲伐也不私五毋畧於政事
而詳於書記也不私六毋薄於酬主之恩而厚於交游之好也不私七
毋倚勢援是故君子未嘗柔而不樹毋飾廷評是故君子未嘗苟而不
實毋事左右是故君子未嘗詭而不倫毋餌士族是故君子未嘗巧而
不仁毋據勲伐是故君子未嘗侈而不養毋繁書記是故君子未嘗瑣
而不親毋貪交好是故君子未嘗奢而不尊且夫柔而不樹志之雙也
苟而不實名之殃也詭而不倫法之反也巧而不仁物之毒也侈而不

養度之也也瑣而不親神之耗也替而不尊柄之落也志擊故夷名殃
故裂注反故廢物毒故慘度也故婦神耗故流柄落故微其於忠也不
既歎乎書曰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雖爾
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此言忠之弗可以已也忠則志無墜名無殃
法無反物無毒度無阨神無耗柄無落君子曷其奈何以私廢忠所謂
處大不私於其小者九何稽焉毋肥其密邇之人而寧羣智羣勇之枯
稿於不問也不私一毋喜面諛而遁厥中藏也不私二毋一事中程而
並舉其力弗能往名弗能受者以許可之也不私三毋以一人之譽信
之以一人之毀疑之也不私四毋聞豪傑忼慨之言與所識縮朒者中
止之舉禮義廉恥之事與恣心從好者並進之也不私五毋以才能氣
傲先人俾左右弗敢據理而爭也不私六毋外隆禮而內嫉其所弗如
也不私七毋有所曲折之故而使令之密其囑而倒授人以柄也不私

入毋借他人之柄以拔擢其所私之人弗嬰其謗而又市其恩也不私
九毋肥密遇是故君子未嘗徇而不廣毋納諛諛是故君子未嘗憑而
不察毋縱許可是故君子未嘗剝而不詳毋雜毀譽是故君子未嘗游
而不斷毋撓進止是故君子未嘗頑而不修毋遏才辨是故君子未嘗
愎而不孫毋蓄懷忌是故君子未嘗險而不白毋詭使令是故君子未
嘗浮而不清毋市私恩是故君子未嘗幻而不居且夫徇而不廣違其
眾也愆而不察封其愚也剝而不詳濫其與也游而不斷喪其從也頑
而不修畔其正也愎而不孫傷其和也險而不白裂其素也浮而不清
削其望也幻而不居輒其狀也違其眾故謠詠集封其愚故紕繆成濫
其與故濟事難喪其從故孤行梗畔其正故條理雜傷其和故意氣橫
裂其素故心腹靡削其望故丰采卑輒其狀故風俗亂其於義也不既
孰乎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言義之弗可以

已也義則無違於眾無封於愚無濫於與無喪於從無畔於正無傷於和無裂於素無削於望無醜於狀君子曷其奈何以私廢義所謂處小不私於其大者九何稽焉毋炫於崇高而心生其艷也不私一母見同人有所援繫以達而師其智歸其捷也不私二母以直取詬詈於前而用朋輩揣摩之說支離補苴於後也不私三母藉其許可恃其密邇披瀝膽肝以邀吾道之行也不私四母偏於階級借於職分不擇精汚美賤惟其所縱送指麾而不吾重也不私五母咕囁耳語而握佩其心計也不私六母聞其中所不樂之情絀我威儀以辟之其中所甚便之計而割天下名分以隨之也不私七母公予公取而有所歸德以厚其說已也不私八母病其不我信從而計漸左氣漸悲也不私九母豔崇高是故君子未嘗奪而不勝毋矜圖捷是故君子未嘗爭而不恭毋涉揣摩是故君子未嘗變而不常毋妄披瀝是故君子未嘗躁而不安毋任

指麾是故君子未常婉而不特毋墮握離是故君子未嘗鄙而不類毋
割名分是故君子未嘗順而不經毋求德說是故君子未嘗惑而不情
毋中氣悲是故君子未嘗憾而不樂且夫奪而不勝弱其植也爭而不
恭凌其節也變而不常惑其宗也躁而不安遷其時也婉而不特到其
剛也鄙而不類包其羞也順而不經露其敢也惑而不情浮其分也憾
而不樂忘其本也弱其植故不可以成象凌其節故不可以鎮物惑其
宗故不可以崇德遷其時故不可以赴幾到其剛故不可以純氣包其
羞故不可以洗心露其敢故不可以衛躬浮其分故不可以成交忘其
本故不可以造大其於禮也不既熟乎書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非正人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有不臧此言禮之弗可以已也禮則無溺於植無凌於節無惑於宗無
遷於時無到於剛無包於羞無露於敢無浮於分無忘於本君子曷其

奈何以私廢禮是故敬者所以專壹之也忠者所以光白之也義者所以利導之也禮者所以從容之也處內莫如專壹處外莫如光白處大莫如利導處小莫如從容處內毋私外其惟慎簡公孤卿尹處外毋私內其惟慎簡州牧侯伯處大毋私小其惟慎簡六官之長處小毋私大其惟慎簡百僚之屬我聞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是故君能聖能斷則臣知謹知懼知懼則亡敢卽于姪非是故公孤卿尹專壹其敬則陰陽和而風雨平州牧侯伯光白其忠則草木蕃而河嶽靈六官之長利導以義則風範端而體用明百寮之屬從容以禮則血氣調而賢才成是故塵埃不滌厥服不新沙漠不捐厥波不澄內不伐私風雨不平外不伐私河嶽不靈大不伐私體用不明小不伐私賢才不成四私不伐政乃秬糠四私伐一積陋漸張四私伐半有否有臧抑私哉美惡攸并四私盡伐君子之昌